



往事如昨

忆罗军医二三事

崔丙健

乡村记忆

乡村喜事

阳春花

小时候，每到冬闲腊月，村里的婚嫁喜事就特别多。耳畔整天响着锣鼓唢呐的声音，路上随时可见迎亲送亲、抬着嫁妆的队伍，浩浩荡荡，喜气洋洋。

农村人好客，谁家办喜事都要把沾亲带故的一律请上。客人多，需要帮忙的人也多。左邻右舍、同姓宗亲都过来帮忙。女人们择菜洗菜，做饭洗碗。男人们把各家的桌椅板凳都搬过来，供客人就餐，帮着端茶倒水招待客人。我们小孩子在人堆里窜来窜去，打闹嬉戏。一家有喜事，全村都沾着喜气。

早年间彩礼很少，一般就几十元钱。男方给的是双数，寓意好事成双，男女双方相互体谅，量力而行。嫁妆是女儿的颜面。农村有句俗话说，娶个媳妇满屋红，嫁个闺女满屋空。女方父母总是想方设法为女儿多打几台嫁妆，棉被、枕头、脸盆、水桶、水壶、热水瓶、茶壶、茶杯等生活用具一应俱全，一大早就摆放在门前的场地上，供亲戚朋友品评。午饭后，这些新灿灿的嫁妆就在锣鼓声中被抬到新家。

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大哥的婚礼。大哥和大嫂是自由恋爱，因为伯父不满意，就把大哥赶出家门。大哥结婚时没有地方安家，好心的村里人把生产队废弃的牛棚重新整理出来，给他做新房。那牛棚还是草房，但是我的嫂子心灵手巧，把草房收拾得干净利落，再摆上结婚的新嫁妆，倒也挺温馨的。大哥大嫂齐心协力地奋斗，没过几年就盖上了新瓦房，小日子过得如日中天。

现在想来，那时的乡村喜事是地道纯粹的。嫁女择佳婿，毋索重聘；娶媳求淑女，勿计厚奁。亲家之间也是和睦相处，礼尚往来。小两口婚后不用还债，靠勤劳的双手建设自己的幸福生活，真正的同心同德。我怀念儿时的喜庆往事，怀念那散落在乡间的淳朴民风。

上世纪70年代中期，团卫生所来了一位姓罗的军医。罗军医湖南人，也许与职业有关，他有洁癖。团卫生所两间屋子，外屋是卫生室，里屋是卧室。卫生室的桌椅和医疗器械被他擦拭得锃光瓦亮，药品归置得整齐有序。而卧室的被褥叠放得规整，白色的床单像新铺上的似的，纹丝不乱。无论什么时候，他穿的衣服都十分熨帖干净。

罗军医到后不久，我在训练中截破左手中指，血流不止，赶紧捂着手跑到卫生室。罗军医让我平躺在床上，说伤口太深了，要缝合。说话间他先给我打麻药，也许指头神经过于敏感，当冰冷的针头截进去时，我感到一阵钻心地疼。罗军医安慰道：“坚持住，麻药劲儿上来就好了。”伤口处缝了三针，为防止感染，他又连给我打了几天的青霉素。

我从老家休假回来，带回一些亲戚送我的红香蕉苹果。这些苹果个大色艳，我不舍得吃，好几天才吃一个解解馋。但每次吃完以后，都会拉肚子。起初我没往苹果上面想，以为是别的什么原因。罗军医给了我一盒复方黄连素片，吃了就好了。但由于照常吃苹果，毛病也总犯，罗军医怀疑我是食物中毒，但了解一下我什么也没吃，况且其他吃饭的人都没事，他建议我去团卫生队做一下全面检查。在卫生队住了三天，也没查出原因，我便返回连队。回来不久又肚子难受，我才对苹果起了疑心。罗军医让我把苹果扔掉，他说肯定是苹果上的农药残留多了。但那个年代，苹果是贵金属，他见我犹豫，便告诉我农药一般集中在果皮上。如果不舍得扔，吃时要削皮，而且最好削得多一些。我吃了削皮的苹果，果然不犯病了。

在部队，磕了碰了的事频发，到卫生室是常事。时间久了，自己便知道什么情况该擦碘酒，什么时候该用红药水或紫药水。

从外表看，罗军医干净利落，见人用眼睛直直盯着，不主动说话，给人一种难以接触的高冷印象。但跟他来往多了以后，才发现他很爱说话，而且越熟悉，他的话越多，并且他说的都是南山上滚石头——“石打石”的大实话。渐渐地，我俩成了要好的朋友。

上世纪70年代流行煤油炉子，他请后勤的老乡用废旧子弹壳打了一个。有了做饭的家伙，没事我们会买点好东西，在一起凑一凑，喝点小酒，他称打牙祭。但我跟他吃不到一块儿去，他爱吃辣，所有的东西必须放辣椒，尽管吃得他鼻子尖直冒汗珠，仍嗜辣如命。好在做时他先不放辣的，等给我盛出来一些，再做自己的。

也许与体质有关，季节更换时，我总爱感冒。他教给我一个方法：多喝开水，喝完水后捂着被子睡觉，等浑身出了汗，感冒也就好了。我试了试，果然好用。

有一年，他爱人到部队探亲，他正在给病人看病，没法走开，委托我去接站。

我怕耽误了，提前半个多小时赶到火车站。我虽见过他们两人的半身结婚照，但没见过他爱人本人，加上我天生对人的辨识度差，火车到站后，我专门盯着那些外表像职业女性的人看，并一个一个问，试图从语言上听出来。旅客差不多都出站了，仍没找到。正疑惑时，从检票口出来一个又矮又瘦，手里拿着大包袱小卷的妇女，打扮和普通的庄稼妇女差不多，但衣服穿得又不像北方人。她四处张望，好像在寻找什么。我走过去问了一下，才知道她就是罗军医的爱人。罗军医年长我两岁，我称她嫂子。她的湖南普通话听着很费劲，我问一句她答一句，如果不竖起耳朵听，还真听不明白她讲的什么。

她带了不少腊肉，这是罗军医最爱吃的。我还是第一次见腊肉。湖南腊肉外皮黄红，肌肉红色，脂肪似腊。第二天，罗军医做了一个地道的湖南腊肉宴。他把腊肉洗净，切成薄片，上锅蒸熟后取出，再添上葱花香菜，一盘凉菜有了。然后又用腊肉炒了一盘青椒，一盘蒜薹，并做了一个汤。大米饭也是用腊肉炒的。南方的腊肉炒米饭和北方的鸡蛋炒米饭比，鸡蛋炒饭有一种清香，而腊肉炒饭则是一股如同经过岁月沉淀的浓郁的香，越嚼，那种陈年的熏香味越足。腊肉里面有好多调料，所以吃起来不用再加其他佐料，咸淡适口，肥而不腻，吃了还想吃。嫂子说湖南大山里有不少好东西，像香辣田螺、油炸臭豆腐、剁椒鱼头、猪血丸子。如果我有时间到她家做客，一定让我吃个够。

那一年冬天，我得了感冒，咳嗽，外加嗓子肿痛，到罗军医那儿拿了些退烧止咳药，又用被子蒙起来睡大觉，一场大汗淋漓后，觉得舒服多了。正赶上那晚放电影，那时部队放电影都在露天操场上，虽然北风凛冽，但我还是坚持看完了电影。许是被风吹了的缘故，回来躺下不久便剧烈咳嗽，四肢关节酸痛，头痛得仿佛要裂开。我灌了一肚子开水，再一次采用捂被法，但这次似乎不灵了，不但不出汗，包着棉被还冻得直打战。换岗的士兵经过我门口，我让他跟罗军医要些药。罗军医听说我病了，穿上衣服来了。他给我量了体温，39度8。又用听诊器听了听，说我这次是重复感冒，较重，不排除肺炎的可能。他这儿没有X光机，也没有抗生素针剂，需到团卫生队去。于是他用自行车带着我，在漆黑的路上骑行，他个子矮，自行车又高，加上路不好走，蹬起车来屁股来回摆动，十分吃力。离团卫生队不远了，他临时改变主意，为保保险起见，决定把我送到条件更好的师医院，这样又多骑10来里路，等折腾到师医院，罗军医已累得汗流浃背，气喘吁吁。经过五天治疗后，我痊愈出院。我爱人来部队探望，听说了此事，感激不尽，把带来的那斤烟台海米送给罗军医，并做了一桌子家乡菜表达谢意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与罗军医先后离开部队。如今40多年过去，不知我的湖南战友过得可好？

绿军服情

冷大川

在我家的衣柜里，至今仍然收藏着几件绿色军服。虽然这些年再没有穿过，但我还是舍不得扔掉，因为早些年里，我曾一度对其痴迷过。

那时的绿色军服，大多并不是真正的军人服装，只是用绿色布料加工制作而已，却很是惹人关注，招人喜欢。三五成群的青年学生，血气方刚，风华正茂，身着绿军装，整齐划一地行走在街巷上，出现在商场内，那神气劲儿，令人难忘。

文艺宣传队是当年活跃在舞台上的演出劲旅，演出形式多样，舞蹈、相声、快板、柳琴、话剧、京剧等。当年我们这里的文艺宣传队藏龙卧虎，人才济济。每场演出都是人满为患，每次演出都会给人留下全新的印象，特别是那身着绿军装的男女青年，在雄壮的乐曲声中，在斑驳陆离的霓虹灯下，载歌载舞，时而刚劲矫健，时而英姿飒爽，将军人特有的气质风范糅合在舞台艺术的表演中，令人叫绝。

部队冬季拉练曾经是那个年代一道靓丽的风景。长长的队伍，前不见首，后不见尾。全绿的军装，连马拉的炮车、汽车也全都装点成绿色，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徐徐前行。那阵势、那气氛，颇为豪迈、雄壮。

部队进村，住了下来。一个个年轻小伙子，修长的身材、和蔼的笑容，配以绿色的军服，英俊潇洒，谁见了都喜欢。

后来，我的三叔冷培元、我的同学冷丕玉、吴树才相继入伍参军。他们到部队以后，分别都身着绿军服照相，邮寄于我。我反复端详，仔细观看，爱不释手，镶嵌到镜框里，摆放在柜桌上。

我二弟冷大敏于1970年应征入伍了。那年，他刚满18岁，是航空地勤兵，在河北承德。不久，我就有了军队的物件，里面带毛的硬皮大头靴、军用胶鞋、两个布兜的单军衣，几年后，他又给我捎来了四个兜的军装。

刚开始那几年，我几乎天天军装不离身。上讲台时穿，进城办事也穿，走亲戚时穿，外出旅游还穿，只是下地干活舍不得穿。曾有几年，学校领导组织外出旅游，我先后去过北京、青岛、蓬莱、长岛等地方，所到之处都有我身着绿军装的留影。

进入二十一世纪，我穿绿军服的时间逐渐少了。前些年棚户区改造搬家，家家都在清理旧衣物，很多都被扔进了垃圾箱，可我对那些绿军服怎么也不忍心丢弃，那几件穿旧了的，就成了我下地劳动的服装，那几件新的就存放在衣柜里，一直珍藏。